


集部

#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八　　宋　周紫芝　撰

## 書五首

### 見李端叔

某嘗謂天之生賢似亦有數生之實難遇之亦難唐之文章三變而後得韓愈愈之門生如張籍李翶皇甫湜孟東野之徒皆曄然有聞於世後學者聞其風而悦之韓愈死又二百餘年而生歐陽公收拾賢者汲汲如飢

渴當時門人皆一時勝流如尹師魯石曼卿蘇子美梅聖俞輩實與異世而相望焉自嘉祐治平之間不三十年而翰林蘇公主盟斯文蘇公之門如黄魯直秦太虛張文潛晁無咎與閣下諸門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後進視韓歐門下士未肯斂衽也自元和以來至於五代閱二十三帝二百餘年而三人者始於先生弟子傳道授業羽翼前賢賴以不泯嗚呼可謂難遇也已某不幸生世不早不得望見諸君子未嘗不自歎恨元祐之末

張右史守宛陵於某爲鄉郡是時年方十餘歲駿不解事不得以童子見然已知誦其詩而樂聞其言矣又十五年而黄太史守當塗與吾邦壤地相接某家甚貧方竭力以奉親欲裹糧以趨之而公輒罷去不得一拜於其庭又數年則閣下相繼而來實家於此雖未得奉几杖於周旋之間而翰墨歌詞流風遺韻固已得於交遊中爲不少矣如是者又二三年而始得望見閣下之門猶未敢自以得聞教於席下於是敢卜一見於今日也

重念其受質不悟涉道甚淺平生自誓欲以作詩綴文自娛想像古人語言妙天下則心欣然慕之獨恨其力不能到耳不識閤下其有意於三沐而三薰之以抉其盲而起其病乎蘇源明嘗言吾生衰俗而恨不識元魯山也閤下能賜以一言俾知所向背則某非特識魯山於衰俗之中其視源明之無恨則又萬萬矣閤下之道德文采傾動古今非某區區疵纇之言所能贊說獨聞閤下推其餘以應不足道足以髙天下而常自後其身

才足以絕一世而未嘗以此病人也是以人得游閣下之門焉則某之謁得入於函丈為不疑矣閣下其亮之幸甚不宣

見翟公巽

某嘗謂人之有氣猶天地之有陰陽也人以一氣而用其身猶天地以陰陽而成歲功也人之氣養之不充則不足以周一身之用天地之氣節之不和則不足以成一歲之功人之一身其用非一為忠孝為事業為正直

為文采為知數為勇敢為富貴為貧賤雖其所寓不同要之皆出於氣耳故伊尹以是而興商周勃以是而定漢謝安以是而抗秦兵孟軻以是而輕齊相司馬相如以是而賦雲夢此其理之必然者而人不知之其猶日月星辰之晦明四時寒暑之運轉動植飛走之變化其類非一而皆運於一氣之中一有繆戾而不知則乖矣其能用而不窮乎大哉氣之為用雖上下與天地同流可也况出而游於世乎其於事變有不足為者矣某之於

閣下固嘗以區區之見欲窺萬一然而茫茫莫知其所以竊謂人之才器各有所用時有所長未有得其全者獨閣下之才無施而不可其必有得於不可知者而其不足以識之也始閣下以學問文章二十而決巍科三十而登侍從四十而掛冠於神武其取之也易若拾芥其棄之也輕若鴻毛皆前人之所艱難而僅能者閣下逡巡而為之此其氣必有以高天下而絕古今者而人豈足以知之哉閣下以其所學而踐其所行其忠孝之

節卓越之行皆非人所能及至其發而為文也則清而麗婉而深髙明而不為異殆非近世骫骳之所能彷彿也方其翺翔瑣闥進掌絲綸而議者以閤下之辭粹然有典誥之遺風常楊張陸之徒為不足比數此其胷中之氣浩然於外有不可掩者而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何哉以閤下重風節而輕勢利髙目雲漢傲睨儔列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也奸佞之士闒茸之流惡得不忌而媒孼之哉頃閤下剖符清禁坐嘯南邦

風聲氣焰聳動千里雍容機格而民自治其流風鎮靜如杜元凱羊叔子孔文舉謝元暉之流使吏曹縮手相視而部使者之車不敢入闚其境此豈徒然者哉是必有其氣以蓋之也政和之末郡歲薦士而其之名實在其中閣下以郡太守勸駕固嘗辱與之見其後取道當塗以趍大梁謁姑溪先生於其家且道閣下嘗齒其名稱其文為可數逮閣下解印高寄始來南徐而其之同郡舒侯賓王實官於此遇休沐必走閣下之門閣下亦

必問其姓名訪其存沒焉則某區區之跡固已獲塵於下執事矣是用敢持咫尺之書以仰浼高明之德也閣下其與之進而終始之乎抑亦怒而絶之也某亦進退唯命之是聽而已不宣

見張侍郎

某竊謂三代既遠更嬴秦歴兩漢隋唐而下數千百年之間一時願治之主遭時承平以右文更化為治能庶幾於古者蓋亦未易多得曠日歴時之久幸而一遇有

為之君能使朝廷清明海內無事而天下大治則儒生文士欣然相與作為歌詩播為樂章願騁其靡麗歆艷之文以揚厲而黼黻之彼將自慶其遭逢之難而不能自已也上之人亦將有託於是以稱述其美思有以感格乎郊廟而動化於黎元此自古秉史筆以著一時君臣治亂之迹者必採摭其文而著之篇於此將有取焉神爵五鳳之間天下富庶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蜀人王襃賦中和樂職之詩草聖主賢臣之

頌以獻至使宣帝辭以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以一書生生長於巴蜀僻遠之地不借大臣游揚之力使其名一日聞於朝廷之上望重當時而聲流萬世者徒以區區文詞言語之功而已豈有道德功業足以垂光竹帛哉國家自藝祖開基聖子神孫咸以盛德休功相繼而治今天子聖學高明訓辭温厚煌煌乎書詩典誥之文如景星瑞雲昭回在上而又適當天下晏然無事之時囹圄空虛夕烽不舉廟堂之上君臣之間相與歌

詠太平而已是宜得文詞博雅之辭從而稱揚之以傳之不朽也竊聞閣下崇寧中進聖德詩天子見而悅之海内流傳一日萬口天下之士無賢不肖聳然異之思欲一見風采繼而天子數賜宸章閣下勒之金石天下爭傳誦之咸謂閣下之文無愧於褒雖若某之至愚不肖亦將以為然也獨不知閣下之學深探而博采遠取而進用自書契以來靡不商略而臆斷之然後發為文章奮為事業則赫然有不可掩者特其一槩耳至於

閣下道德之風忠讜之節秀偉英傑之氣磊落詼諧之辭其素行在鄉黨忠烈在朝廷名聲在士大夫之口功利在社稷人民談說之士類能言之某亦何足窺其涯涘哉況閣下不以道德文章名高天下而降禮於至愚極陋之士不以禁從之尊方面之重而屈節於環堵圭蓽之人則某亦安敢不飾其固陋之辭以幸其一見哉閣下或與之見則請繼此以進焉不敢後也不宣

見呂右丞

其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何世無之要當觀其所遇爲何等時爾方天下之亂也主勢未立夷狄内侵大臣不法小人不廉廟社之危甚於累卵當是之時蓋勇士縮手而無所措忠臣卷舌而不敢言然而愚者憂之而智者樂焉何則愚者知憂其亂而知者知有其人也高帝崩惠帝幼女后僣權諸呂用事天下大柄移於異姓漢之社稷亦非其有矣絳侯一入北軍三軍莫不左袒曾不旋踵呂氏之肉盡膏漢鉞七廟之主復享諸侯

之酎而漢之天子遂有泰山之安昌邑之亂甚於桀紂汙辱人倫誅囚諫士使神人共怒四海離心漢祚之不絶僅若一綫耳賴博陸之忠力專廢立之義舉而行之斷以不疑故宣帝立而漢治復振焉二人者皆能不動聲色以立太平之大事扶衰救亂之功稱於萬世顧不偉歟向使二人者不生於漢則漢之天下蓋未可知雖使知者猶不能不為之慮況於愚者乎是未足多怪也朝廷自黨籍開於正人端士禁錮不用垂三十年士無

忠義之節臺無諫諍之人使人主喜親便佞惡聽直言
而阿諛之風日以增甚士大夫畏死避難持祿守位而
不言天下實始受其獘今閣下奮忠立節挺然特出於
衰俗之中當廟堂危疑憂懼之日社稷變遷顛仆之秋
能以一言決大計定大策使奸臣避位真主龍翔可謂
難矣觀其立隆祐以存社稷之基奉國璽以歸天子之
政不勞一臂之力以支大厦之傾此其勳力豈復出於
周霍之下哉竊惟閣下奕世輔相皆以勳望著稱申公

元祐之烈炳然猶在而閣下能世其家六藝百家之書莫不博究淵深渟滀如海涵地負而閣下咀其英華以吐為奇麗之文發為瓌瑋之行皆擅一世之美至於忠義大節照映今古使人動心駭目而不敢仰望由漢以來可與比者無幾矣今天下土壤侵削盜賊旁午羣口嗷嗷日夜以冀閣下之進用於朝而微賤之士不得一拜於旌麾之下是徒抱終身之恨耳某是以敢忘其孱陋嵬瑣之資而求侍於履舄也所為詩賦雜文一軸併

以為獻幸閣下教之誨之不宣

為蘇尉上朱僕射

某聞士方阨於困窮其勢不足以自達則必願託於王公之門以幸其進自古公卿大夫之賢者無志於功名則已苟有志焉亦豈不賓禮賢士博采而兼收之以資重於當時而其勢終不足以相為用者豈其地使之然哉是於士有罪焉今夫富商大賈操百物以趨日中之市所以期於售者均也而不售者居其半何則物有美

惡之異人有好惡之殊也使其所操而至者皆連城之璧照乘之珠曲阜之履豐城之劒則樂異聞而嗜恠珍者必相與環而觀之以爭先得之為快至於苦窳不良之器臃腫不才之木與夫布帛精粗之不中幅禽獸魚鼈之不中殺者雖使童子適市而莫之顧也士固有一節之善一言之得足以見取於人然後可以出自售之計至於窮約亡奇之人名聲不聞於時事業不見於用方且汲汲然求人之已知是何異操不售之貨而坐於

九達之衢者哉其不見笑於人者鮮矣如其某者所謂阨於困窮其勢不足以自達願託於王公之門以幸其進者也區區根附而蔓引之志固不可謂無意於其間然學不足以美身文不足以達意則其才為不足稱仕不過為妻孥祿不過奉溫飽則其志為不足尚而又官列於九品位止於一尉則其人蓋至微而不足數也嘗竊自咎乃無一善一技足以動人耳目猶且力求已知偃然不自以為恥則異於世之操不售之貨而坐九達之

衢者幾希矣是以足將登門則逡巡而不敢進言將出口則囁嚅而不得陳唯羞縮遠引以自悔恨而已既而思之則惝然而改知其未足以為計之得也夫世之所貴於賢者為其能養不賢而使為賢也所貴於才者為其能養不才而使為才也如是則不賢不才者每為賢者才者之所用矣如某之愚不肖顧無待於人乎哉又況古者大臣之在相位未嘗不以賢才為已任一有不然則隨而刺之緜蠻之詩是也其詩曰緜蠻黄鳥止

於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說者謂烏止於阿人止於仁道遠罷勞大臣之恩當如是哉然則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實起天下之刺也恭惟學蓋於古人而才高乎舉世德洽於天下而風行乎四夷忠貫於日月而道格乎四夷蓋舊史世傳之相不足舉而方焉比者朝廷艱難海內多故多壘之變蕭墻之憂方且日慮禍難之不暇相公日秉大政談笑而處之卒以無事此豈平平可以論功者而其寬厚長者之風好賢禮士之意蓋古

人之所僅有而前日之所未聞也某於是時乃得効一官於麾下此政不祥之金踴躍自獻之秋其忍自棄而不言乎往者相公當軸而某之家君嘗蒙陶冶之恩今又得執掃除之役於門闌之下則是恩既及於一家而報將期於没齒矣惟相公憐其情而少垂援焉幸甚不宣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九　　宋　周紫芝　撰

書六首

為人上管使君

某為兒童時粗知人事當紹聖元符間學法未行於天下州縣之士無守令請謁之禁每郡太守縣大夫受命於朝來牧斯民稅駁之日既見吏民為朝廷宣示德意訪民疾苦猶未遑暇而韋布之士諷説之徒飾小説懷

漫刺卒造門者户外之屨已滿典謁者執謁白於刺史縣令刺史縣令命儐介以使之進客入與之坐而問焉子為誰氏曰某氏曰子居何里曰某里刺史縣令方簿書叢委吏雁行立於侯署客勢不得久居退則主人為降賔階辭曰吏來於文且廹於期會恐不得繼此以見客唯唯而退謁者由然而來受者泛然而與其交也不能僅志其面目若與路人偶語而退此何禮也哉某甞持是說以問鄉先生鄉先生曰童子何知而妄論長者

乎人固不可以無上下之交使公卿大夫不當求延見多士為禮則干旌緇衣之詩不作於鄭衛可也使韋布之士不當求賢達之士而事之則孔子何以言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某應之曰干旄緇衣好賢樂善之詩也賢者之所在則就而與之見或出而在郊或適子之館具為禮甚重為其賢也為其有善道也故屈已而不以為辱盡禮而不以為勞令士不待聘而往見未嘗有善道而自售其身賢者之來則可也而醫者卜者往焉

屠者沽者往焉假儒之名粉墨𥾝雜而不辨駑驥同廄而不分其異於干旄緇衣之詩遠矣孔子所謂事其大夫之賢者亦為其賢也為其德也故往拜其門而贄以盡其禮交以示其情令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槩見之狀如有司舉行事例安而行之以為分所當然故位高則禮愈嚴貌尊則辭愈屈逡巡而進囁嚅而言不知其紆紱綬而行等市人或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安在其為大夫之賢乎鄉先生怒而不敢言某又嘗以

是語語客客曰人固不可以一概量天下士大夫固不當以士無賢者而不為加禮士亦不當以有位之不賢而絶之也令太守管公聦明而有謀復敏而能斷仁以愛人而不擾恭以接下而不忽事無小大裁決如流暇則率其賓僚飛觴飲醑賦詩投壺燕豆差差笑言衎衎與斯民同其樂而未嘗獨樂其樂也鳥旟既張浮驂在流會天大雨公遣祝者造神之祠而告之曰太守將以詰朝會僚屬於某地而天且大雨是用有禱於神明日

雨乃止天開日出皎無微雲邦人瞻之咸曰神與公期果然且為之語曰雨不愁公出游如是者數四而神不以為瀆也令大丞相白公學者之宗師而朝廷之賢相也白公於人物極慎許可而公於丞相為子壻則其為賢又可知矣予其往拜之守曰諾某去年在都下時閤下方得州未有東下之期鄉里故人皆舉酒相賀以吾州得賢牧而未敢有請放謁者今幸得齒於比屋之民以受約束而被厚賜此不可以不見今既後時矣伏惟

閤下亮而進之幸甚不宣

為人上滁州王使君

某聞楚大夫之言三折臂而成良醫心嘗疑之蓋疾既久則其求方必審求方審則其用劑必當此所以謂良醫也又世言卜貴少醫貴老亦以其老則精於術而不暴焉爾奈何世之人貴妙醫而不貴良醫以良醫之取效也緩妙醫之取效也速良醫之得名也平妙醫之得名也異人固厭尋常而樂異聞殊不知人之死於妙醫

之手者矣妙醫之治疾攻以毒藥砭以金石茧以脫其齒刀以潰其疣篦以刮其膜穴以出其腸欵欠未終而疾良已然而使醫盧華它而為之固能探丸而起九死回膏肓既絶之後也不幸使庸人為之則必死矣至於良醫則不然調其陰陽養其五臟補其不足損其有餘而病亦良已至於不可為而死則無如之何矣嗟乎治民者亦何異於治疾者哉故能吏者妙醫也循吏者良醫也能吏之政威以嚴刑繩於峻法重其任而不勝者

必責遂其塗而不至者必誅極民之力而不恤其窮咄嗟之間何事不辦然商鞅之法行而秦弊矣至於循吏則不然以愛民為心以利民為事如慈母之於赤子視之惟恐其或傷及其久也則民富而國亦治矣昔者曹參之在齊也聞膠西有蓋公者甚賢於是避正寢迎而師之蓋公之術大抵不過清靜無為而民自治其後用以相齊而齊大治用以相漢而漢遂平高帝孝惠之間海內乂安朝廷無事未嘗有一施一設而天下晏然司

馬遷班固作循吏傳由戰國秦漢以來所載不過六七人何其鮮哉此數人者疑其有卓然不可跂及之功而讀其傳不過躬農桑之勸親鹽米之務而已此亦用良醫之常藥以治其疾者也孝宣之盛西漢循吏皆出其朝當時政平訟理民安於田畝無嘆息愁恨之聲雖所居民化所去見思而傳無可紀之功若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王子貢之徒皆號聰明勇決為長於聽斷者然剛而未免於暴明而未免於自用雖各因其才以成治

化之功至其獘也則名立而怨歸之功成而身隨之以
滅此能吏之所以不逮於循吏之效也某家世為滁人
自解事以來所閲郡守數人矣往往皆有意於治民而
無意於愛民閣下之來惠此邦也一切鎮以靜重未嘗
紛號令而民富十倍於疇昔去年秋七月天且大旱閣
下齋三日而禱於天期以三日而雨否則自劾於朝而
去納朝服於廟廷授誥書於有司以示必去不越夕而
雨乃告足此豈無意於民者之所能為哉某與邦民均

受厚賜將於閤下之政狀之朝請頒之官書以示勸於後世而先為之説以獻閤下幸賜觀焉亦足知閤下之愛民者甚深將終之以不倦矣此滁人之望也不宣

與張尚書論移麴院

某謂天下之事其得失利害未嘗不相為乘除有得則必有失有利則必有害猶日之有晝夜氣之有陰陽人之有生死所不可無也言事者欲其説之必售於人則必指其所得以誣其所失陳其所利以掩其所害言之自

有理持之亦甚堅聽者以惑其說必行於是貪惏者足以徼利妄作者足以沽名已受其利而人當其弊自古庸人之生事以速敗亡未有不由乎此也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蓋事有可因者不可不因有可革者不得不革不幸而至於蠹壞頹靡不可枝梧茍坐視而不顧則必有受其弊矣此不可不革者也至於可以無革而必為之則孔子之所不取焉户部之有麴院其在西湖六七年為麴六百餘萬觔官獲其利三十

餘萬緡不為不多矣其為可數而陳也議者乃欲徙而遷之不見其利而害則有之不知其何苦而為是哉酒之有麴須水而成水善則美水惡則敗不可不擇也西湖之水清甘如飴歳取而用未嘗或失今之所遷地瀕濁港用竹為筒以引河流不下百丈瀧於江潮其味甚鹹人或以此難之則又欲鑿井取泉而不知泉脈之來是亦河潮而已前日議者謂某若謂水鹹不知龍山南外江漲北外當用何水某告以龍山用鴻雁池水南外

用巡檢司大井水江漲用下河水北外亦用下湖水下湖者西湖之分流也議者無以為對往歲京師麴院止用一井其味極苦人不能嘗然麴非此水不成其後徙至下土橋而麴屢壞乃復故處以此知水之不可不擇也班固謂酒為天之美祿而古人以麴糵為酒母二物相須而成其為靈久矣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而周官設酒正酒人之官其法甚嚴以其為靈物也令所徙之地乃昔漏澤園下有伏屍莫知其數陰陽家

之所不用徙置其土不唯專犯陰陽之忌兼亦有損朝廷之善政某甞以此告之而聞者笑以謂愚儒不通世務某又告以陰陽之説用於世不知其幾千百年成王之遷洛蓋屢卜而後動近世士大夫不信其説者司馬温公一人其説在論葬篇不知笑陰陽之説者能如温公之賢有德者乎使其人果如司馬公則某實不敢以此知也令俗人之家造斗石之酒者有必卜良日蠲淨室而後為之使婦人畜産不得而見以防其壞况有大

於此者乎前日笑是説者家造斗酒猶且慮之何獨以
百萬數之多而反不用其説哉議徙者謂歲可省費數
千餘緡而害如此乃蔽而不言此所謂指其所得以誣
其失陳其所利以掩其害者也可不訾哉某官居九品
職在筦庫而又才不過中人名不在衆口乃欲與有力
者爭其不自量誠為可笑而不得不爭者以其職在是
也伏自去歲涖官於兹辱在麾下猥於徒隸躬受約束
於今八月有餘矣念進見無媒介之助游揚無談説之

言而閤下不以某為不肖不斥而去之庶幾得以自效其言乃敢進説於左右惟髙明亮之

見王提刑

某甞觀漢李少卿一變風雅五字更魏以来詩人班班不絶然去當代益逺惟唐為最近唐之詩人自宋之問沈佺期杜甫李白唱之於前至元和長慶間諸子並作韓柳元白劉夢得之輩其風流騷雅清艶俊發自有體制讀之可喜味之無窮往時歐陽文忠公一出扶五季

之顏風接唐人之遺緒炳然如日星之在天誰不仰睇而拭目至元祐間內相蘇公之兄弟與其門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為表裏於是詩人躡踵相望大抵不減唐之晚世議者猶或以為過焉後生晚輩聞其風而悅之在方冊間願見古人而不得者某受性愚陋才不逮人固嘗妄意於此以為生乎同世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要在自鞭其後而已與之既久不能望其涯涘則又自悔以為前人不可得而見當有傳道受

業得法於諸公者求之甚力晚得姑谿李先生先生內相蘇公客也嘗逡巡避席而請願受一言之教姑谿笑謂僕嘗聞蘇先生之言矣先生謂吾詩學李太白某應之曰以今日觀之自是兩家姑谿曰此謂善學古人者蓋東坡之疾快似太白之豪放要之才性氣類同一來處故易到耳又十五年而得具茨元不伐具茨太史黄公客也具茨一日問作詩法度向上一路如何山谷曰如獅子吼百獸吞聲它日又問則曰識取關捩具謂魯

直接引後進門庭頗峻當令參者自相領解某聞二公之言茫然不知其所向然用心益苦下筆愈難徐而思之雖信手輒成而天資固陋終不能曉至於白首亦不自悔是可笑已恭惟閣下道德光明才猷敏妙文章學問家世相承士之願拜閣下之門者咸以爭先覩之為快往時故人語聞閣下之長篇麗句竦然心動以為風檣陣馬未比清雄回雪流風自成平淡至其妙處殆非愚陋所能形容徒以學淺才薄名晦位卑陸沈於世不

得登士大夫之門無從一望下風方抱恨伊鬱不能有以骫骳之詞誤閣下之聽者又嘗辱賜品題以為可教聞之踴躍喜而不食者三日鄙詩一軸敢繼以請非敢自以為詩以為求教之資也昔鄭世翼謂崔信明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其餘稾世翼投諸江曰所見不如所聞某前日固未嘗有信明之句亦安知今日之書不為它日投江之具耶唯閣下亮之

為人上米侍郎書

某甞觀自古公卿大夫之家居高位享厚祿以世胄寵榮者至於父子相繼或同朝而共貴或襲爵以承家圭組相傳冠纓相望使一世歆艷以為不可跂及而事業不足以昭於當時名聲不足以流於後世方且惽惽憒憒以醉富貴雖生居華屋死結高冢民無得而稱焉獨父子兄弟以功名學問翰墨文章著在簡冊而昭映令古者雖死向千載猶凛凛尚有生氣如石奮疏廣韋賢馬遷薛收之徒百世之下使人慕尚風流想像顏采恨

不與之同時而生並席而處也某少時聞先生侍講之名其髙名不可仰望如太山北斗雖當世大賢君子一言而可以取信於萬世者方且稱其邁往不羣之氣清雄絶俗之文髙妙入神之字以為平生之所願見者令直見之矣則其為人果如何哉某生最晚又且賤不得拜公於堂下常悒悒不自滿獨時時相過於故舊交游之家飽飯煮茗淨几明窓錦囊三軸猶得竊誦公之篇章玩公之翰墨時以自慰是時已聞閣下之名相繼而

出才行之懿美聲聞之流傳皆足以世其家以其餘波溢流戲於丹青猶不減摩詰鄭虔之流而畫沙印泥之法銀鉤蠆尾之妙則飄然有王右軍父子之風俾蘭亭之記瘞鶴之銘不得擅美於晉主上聖學高明宸翰超絕如唐之太宗觀其圭璧之文雲漢之章煥如日月爛然昭著非臣下所能及曩公之以先書鐃之御府將以傳萬世而又起閣下於江湖登閣下於禁從以風動四方此寒生勝士有意於人物者平日於古人中目想心

維恨不同時而生並席而處令乃得奉周旋於咫尺之間豈得不一造閣下之席以求望見君子之容耶某羇孤遠客飄泊東南方求一官於選部會閣下入侍清禁而某之去國亦在朝夕不得不亟走於門下以幸閣下之進焉猒斁之詞不足以壓高明姑以為贄焉爾

答通州吳司户

某再拜奉書司户奉議閣下僕老且衰無所用於世久矣前日閣下不以僕為不肖惠然見臨寵以書辭推許

過實非僕所敢當僕竊意其出於偶然是必有以僕之
姓名而欺於閣下者已而又辱書於千里之外長篇巨
軸鼎鼎然而來則向之意其出於偶然者殆非矣曾不數
月而閣下之書又復來於千里之外詞益切意益厚所
以相求之意益篤則僕之信於閣下為不疑矣然有所
謂大疑者存焉固不敢不自白於閣下也方令海内乂
安文物修明四方賢士大夫咸在有位雍雍穆穆布滿
中朝閣下不於此擇其尤者而與之乃拳然惟僕之求

此乃僕之所為大疑者非特僕疑人亦莫不以為疑也況閣下之詔僕以詩又非僕所長數十年來學士大夫無意於此一時作者又皆下世誰有主盟斯道者僕才陋識闇懵然不知古人門户所向不能以此取重當世唯知長言獨嘯自歌自已如候蟲時鳥相呼於邃林寒牖之下聊以自適而已不識閣下其何取於此哉閣下年少而學高才豪而氣秀駸駸然其當有聞者方且嗜衆人之所不樂蹈衆人之所不由欲以自名其家不求

之於今人則當求之於古人爾世言蘇內相詩學李太白黃太史學杜少陵今二公之詩卓然自立如泰山北斗景星瑞雲誰不仰之者勿謂今之人不可到而古之人不可師也區區所聞如此惟閤下亮之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至六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陳　賁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　　宋　周紫芝　撰

記六首

雙梅閣

草木之妖麗變怪所以娛人之耳目者必其顏色芬芳之美而梅之為物則以閑淡自得之姿凌厲絶人之韻婆娑於幽嵒斷壑之間信開落於風雨而不計人之觀否此其德有似於高人逸士隱處山谷而不求知於人

者方春陽之用事雖凡草惡木猥陋下質皆伐麗以爭妍務能而獻笑而梅獨當隆冬沍寒風饕雪虐之後發於枯林秀於槁枝挺然於歲寒之松讓畔而爭席此其操有似於高人逸士身在巖穴而名滿天下者余之論梅有得於此而無所發其狂言會荊山隱君家於荊山之陽除土為小圃以為池亭花竹之觀而又結飛楹於圃西以為之閣閣雖小而甚高下視圃中可數毛髮隱君問名於僕與之徜徉圃間得雙梅對植草間適得其

中若有為之者僕笑曰此造物所以為君之名其閣也
令當培其根而封植之毋使榛菅之梗其根而螻蟻之
宅其腹也毋使牧人之踐以牛羊而園夫之尋其斧柯
也則此兩玉人者當復為君粲然一笑而姑射之山殆
為君圃中物矣向吾所謂隱處山谷而不求知於人與
夫身在巖谷而名滿天下者昔也聞其風而悅之今則
為之周旋於旦暮之間矣豈不快哉它日倚虛簷之曠
快俯木末而高眺雪霽月出擷孤芳而薦酒覽清芬而

危坐則君之有得於梅者當自知之余雖已老尚庶幾能登君之閣以賦和靖之詩而草廣平之賦然後知余言之非夸也

風玉亭

唐人以詩名家者甚多獨以李長吉李義山杜牧之為詭譎怪奇之作牧之之詩其實清麗閎放宛轉而有餘韻非若義山之僻長吉之怪隱晦而不可曉也其作晚晴賦有竹林裹號十萬丈夫甲刃摐摐密陣而環侍之

句至使後人號為麄才杜牧詩家者流未甞不為之扼腕而深恨之及賦斫竹詩則云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其風味娬媚乃爾殆非古今詩人所能追而及也夫物固有可以娛人之耳目者必其聲色臭味之美瑰奇偉異之觀而竹之為物特草木中一種類耳初豈有感於人心者哉然而見其面則輒喜與之居而無厭故其受知於高人逸士為甚深而形於詩人之嘯詠者亦甚衆惟其孤風絶韻非世間言句所能酬對此牧之之詞

所以獨高於今昔也僕之嗜竹固不後於古人有竹之門未嘗不款而造亦未嘗問於主人其間禪房隱廬幽扉曲池往往時有佳處獨取名之陋而固世俗常談遂使風雨之姿氷雪之操不能凌厲物表而敗人之意殆亦不少矣文殊山妙相寺去邑甚遠古木茂林宏堂傑閣崢嶸於奔峯絶壑之間似非人境丈室之側繚以脩篁舊築小亭其間而未名余嘗訪常禪師於山中與之論唐人詩為一笑禪師欣然取牧之風玉之句以名其

亭吏欲僕記所以名亭之意余時方欲卜居山間與之相從於林下為杖屨往來之游喜為師作此文自王子猷之死而樊川之詩不作蓋已久矣豈舉世無能知此君者固當有之而余未之見也至於知杜子之詩為奇作而領會吾言如吾妙相老人者能復有幾哉此又可為知者道而難與俗人言也

## 振民堂記

淮西列郡十城濡須最為簡蓋其地稍僻而其民頗易

治也異時郡太守雖號强明亦平旦漏下十刻許乃出見吏民民之訟於廷者不滿數十輩事皆可以立決已而即閉閤高臥暮夜乃與賔僚滿引笑歌故號淮西道院建炎之亂鞠為盜區賊常有始為降附者引軍居郡數月復叛去悉驅其民以行老稚幾無噍類令郡寇漸就剪戮諸道往往歲奏大熟朝廷頗復有意經理淮甸稍擇仁愛吏以撫之無為方虛郡治下宰相議所以予之者未有其人參知政事席公以令太守徐公薦於朝

公宣和間嘗通判絳州先是河東路招集雲中諸處散卒數萬人分屯諸郡號歸朝義軍久之悉皆相應反叛將陷城邑金將粘罕既不隆德而劉嗣初又破平陽絳州義軍將叛以應二州公知之夜發兵盡擒其渠兇而械之餘黨悉平州遂以保當路者雖嘗列奏而賞猶不及是時令參政席公為河東帥具知其事因從容為上言之即日拜公為郡守初賊軍既屠城郡無官守者踰年餘民悉皆散處湖野屑菱芡而食之與魚黿雜處水

上後稍歸治故廬而占籍者猶不滿數百城中蒿艾如林行數十里不聞雞犬公始至即下令盡衰餘民而歸之結以恩信破械囊箠獄經月閉不開郡人愛之猶慈父也前郡守作州治事皆草創凡拜詔命治獄訟接賔客悉於公所不能便是乃作堂其左屬羣吏議所以勤恤民隱之意堂成而牓以振民且曰是在易之蠱曰君子以振民育德今明天子在上將援斯民塗炭而躋之仁壽之域以區區蕞爾下邑遠在淮楚而又豈弟之德

寛大之政不足以慰安斯民寧不少愧於斯堂乎然而使叶氣喜生薰為太平固所以未敢至田里之間寂然無歎息愁恨之聲尚庶幾其見之公所以名堂之意如此而見於政事者頗畧相似自是而民日益多政日益治使是邦復為前日淮西道院公方與客嘯咏於堂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豈不快哉紹興三年八月四日宣城周某記

從所好堂

東坡守膠西淮揚趙公實佐府事二公相得甚歡蘇公來必登堂見其母夫人已而呼其諸孫羅而觀之令其孫戒叔時方年十三四許東坡於諸兒中獨撫其肩曰它兒當作碧鸛鵲此郎當作文戒叔之先大父因教之甚力令戒叔談笑磊落頗自標置又長詩詞且善作坡書雜之其書中未能辨以其家藏墨妙為多故能精如此戒叔未有官年方三十許時已不肯作繩墨之文隨舉子入場屋嘗謂人曰死生有定數富貴有常分苟不

可求當從吾所好耳因以是名其堂戒叔與余游甚款所居同里未嘗三日不一見顏色相見必把酒笑歌雜以諧嬉甚而不能禁則戒叔輒令席曰請以詩法行酒可乎乃賦以題已而皆寂然則又撫掌大笑而罷一日謂僕吾堂成名其為吾記之僕謂戒叔曰食羊棗者固有味嗜昌歜者其謂何人之所好初亦何常之有哉令戒叔以其所有將推而行之以利於世乎將卷而懷之以遊於虛乎將藏之其身而待時以動乎將突梯脂韋以

從俗乎將滑稽詼諧以玩世乎將乘堅策肥而為陶猗之富乎將啜菽飲水而為顔原之貧乎是必有一於此矣戒叔笑曰我非魚固不知魚之樂然而世俗之好大畧不過名高利厚耳蔡伯喈風流雅尚為人物之冠冕其高風直節亦足以激頽波而起疲軟董太師用事十日之間九徙其官而不恥王濬沖神觀清邁自是風塵表物踐位鼎司而積實聚錢不知紀極至使天下目為膏肓之疾悠悠者固不足道二子何人哉而猶屈首於

奸人甘心於貨殖乃知富貴之能移人如此夫人生而有欲其情未有不著於物者雖其嗜好有不同大抵皆牽於好惡之私故未免於有累以嵇叔夜之懶而好鍛支道林之淡泊而好馳馬王子猷之曠達而好竹王摩詰之高才而好畫是在數子宜若非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衰達者固以是病之然而與其狥世俗之好而不知止孰若寓意於物以從吾之好是其相去蓋亦遠矣戒叔之持論若高而又與余善可知其言之不苟余故

喜述君言因併記其相與之狀且知蘇内相之言見於齠亂而驗於數十年之後為皆可書也

時山觀音神像

建炎三年冬十有一月金人渡江建康失守兵馬大都督杜充既降敵諸將皆以兵叛統制軍李進引兵寇溧水焚其城邑畧盡徙兵時山燒蕩民居既熄有白氣貫日起於瓦礫中如是者累日賊甚異之謂其下當有黄金裨將王德開德人也發而視之得繡觀音像綃索皆

已煨燼而獨像存刺繡之文去火所及無毫髮而火不
犯德懷以歸後無知之者時参知政事李公以侍御史
出守宣城郡凡叛將逼近境悉移書招之示以不疑進
既至公遇之甚厚因以其兵使屯龍谿寺僧居穆與德
游且虞其變日爇炙釃酒以啖之每造其廬輒盡懽而
去其後進果復叛軍將行德乃謂居穆曰師遇吾久無
以報當以金淨瓶繡觀音像遺師願善調護之龍谿士
雷虞龍字虞卿一日偶謂居穆曰余願丏一觀音像事

之久未之得奈何居稍笑曰異哉像其有歸矣乎既語之故即出是像欣然授之實明年夏五月六日也君得是像黙置淨几明日其妻李謂曰吾夜夢白衣老婦隨君入吾家此何祥也君愈以為異藏之益秘嗚呼建炎之亂賊焰所至玉石俱焚菩薩以方盡之像成於絲縷之微獨能示現變異於千百大火聚使凶人勇夫猶加欽畏因知世間不可思議神道佛不妄説而一切衆生聞此殊勝皆大歡喜況得斯像寶藏於家如雷氏者乎

議者猶謂菩薩以八萬四千清淨眼照一切衆以八萬四千毋陁羅臂救一切苦用能大無畏力以滅無量刼火如以一罇置大海中雖身蹈水火無壞滅相特其游戲三昧爾疑若無足怪者余獨以謂不然自佛滅度後像法住世則像法與佛等無復差别菩薩以大事因緣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其出顯斯像使人因緣以求心因心以悟道是名菩薩大慈力為世利益不可思議後十年余游龍溪而君始出其像既作禮已乃作是言紹興

九年十月六日宣城周某書

釣鱸臺

余徙居湖陰之野去邑四十里所居瀕湖大抵屋與水相為低昂水落則居在上而水處其下漲則水在上而居處其下平則屋與水適相當焉歲率以為常不移也紹興十年夏六月連雨不止湖水大至渺瀰如天其去隄防不沒者不及尺飛濤濺沫晝在几席澎湃之聲夜撼室廬逾月然後稍平然屋猶在其下也起而嚬呻則

風蒲雪葦之所動揺鵁鶄屬玉之所出沒與夫大艑巨艫越商巴賈之所往來皆寓目而得之雖游居寢飯未嘗不在其間余亦欣然樂之將築臺而漁焉乃植四木於水中架三木而衡之緝巨竹以為之簀布沃土以為之地織纊為席而屋之可以庇風雨壘土為壇而杇之可坐而釣焉而吾事濟矣臺成稚子來問名乃命以釣艫取唐人張志和之語所謂只釣鱸魚名者也夫士生於世尚不得志於朝廷之上則必得志於江湖之間故

爭利者於市魚於水者不知江湖而焉往乎前古有道之士隱於漁者世世相望豈皆有意以釣名者哉吕尚父嚴子陵皆隱於漁然尚父卒相武王而後世不以為貪子陵不屈光武而後世不以為介彼各伸其志也自是好名之士志不在漁而在名名得而實隨以喪此所以有激於玄真之論也若僕之於此則游其塗而不入其藩蓋所謂適焉而不留者行則折而坎者止也今居瀕湖漁既可得而臺不易成嘗試持絲緡而俯清流則

季鷹之鱸玄真之鱖孟浩然槎頭之鯿杜子美東津之魴凡昔人之所想像而僅得之者往往而有焉然則斯臺之作初豈有意於是哉亦聊復爾爾若是者猶無意於魚而況於名元真之語雖不作焉可也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

太倉梯米集卷六十一　　宋　周紫芝　撰

記九首

盎蛇

户部麴院在西湖之上院有瓮盎覆於庭夏五月將有事則奉而用之事已輒覆如初歲率以為常也紹興甲子中夏之庚寅吏白當啓其覆有蛇十數居其下其脩如綆其大如椽須臾皆逸而去蓋留而不去者猶十有

三舉杖而擊之則大張其喙牙舌盡出光焰奪目如真黄金衆畏不敢前曰此神物當聽其自去不可殺余命復擊之則卵覆其下方母其子而不忍去也有欲殺其母而碎其卵者以為不仁余告之曰事有輕重愛有差等不可不察也夫蛇在瓮盎也不為人害令既壞其窟穴又有刳其腹使雌雄失偶母子俱斃可謂不仁矣然而院役夫日數百人大抵中夜以興投暮乃止往來必於是廷使有不幸而踐其軀者得不遭其咬嚙乎嚙其

父而子不得食嚙其夫而婦不得食不得食有死之道焉則是嚙其一而亡其二也況夫婦而又有子者乎今惜一虺之死而不愛其父子夫婦之亡則是輕其所當愛而重其所當殺先其所當殺而後其所當愛也可謂不知務矣雖然君子親而仁民仁而愛物與其賤物以愛人孰若兩全而兼愛吾聞昔人有驅龍蛇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未聞其殺之也請以巨籠納諸藪澤而告之曰君子之庭非爾攸居顧卜爾穴於澤之

瀦我不爾殺爾何其吁茫茫大澤聽其屈舒毋逸而游以蹈吾誅

尚書六部架閣

朝廷設官以主吏曹之牘舊矣後廢而不置者凡二十年常以司門之官兼掌其事往往書無几閣户無緘縢甚者委而投諸地其積如山歲久輒蠹腐缺落漫漶而不可考官索故牘則六曹吏自入取莫能詰何出納之籍姑為文具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朝廷知之會上章者

以為言於是詔復舊官如故吏部之有兩銓所以升黜百吏司徒輿地圖以稽户口之登耗均賦入之多寡其牘號為最繁故都以一官主之餘不能如二部之多則以一官而無二曹所以因時制宜而為之損益者當如是也初架閣有屋數十楹皆依山阜下即湫隘而為之所久及弊壞弗枝又其文字之積至於充溢棟宇而六曹之法案閱二歲則命聚而藏之常以二者不能受其藏皆患之吏部主管文字右迪功郎彭焴始與其寮户

部右從政郎芆若納禮兵部右廸功郎周綦工刑部右廸功郎蘇鑒條其事以有請於尚書六曹之長欲治其壞而增新之且為架閣廨事以處其吏使不得雜廁於部曹之廳為便六曹始具其請而上之朝紹興十有五年秋九月有旨命兩浙轉運使司為之越明年秋八月始告成初架閣移文止用公牒而御附以名使者慫其禮輕乃大沮其事有請皆不報故其成甚緩而畧且不如其乞也朝廷自罷兵息戰以來凡祖宗大典禮有廢

而未修者一切蒐講靡有闕遺至於百官有司莫不具舉下至架閣之職亦修其廢官而復其舊制駸駸乎其嚮太平矣況創復首被推擇非特目見耳聞自親其事固已幸矣其可不書以告後人乎九月二十一日周某謹記

木居士寮

余官居得小閣前有明窗可以設几席而後有窓可以施榻其下以備晝寢馬雖寬明淨燥不陋以卑宜為老

人之居然其相與周旋惟毛穎陳元輩二三子而已求寸草一木可以游目而寄意殆不可得甞試起而視之於廳事之後得小庭庭有木犀高六七尺枝幹敷榮陰影蒙密殊復可人問之則當余施榻之窓而隔以壁藩不見其身余喜而自語曰此吾詩上物而獨未知之耶使剪其半藩而出之徙前席其下而處焉且書小詩壁間有可怪森嚴木居士肯來相伴竹坡翁之語因以是語名其室曰木居士寮而告之曰僕與君素昧平生而

相遇偶於此令吾子幸辱與小人遊而僕竊有愧焉夫草木零落歲寒後凋君子之操也和順積中英華外發盛德之施也岩居谷隱人莫知之箕潁之流也而僕何有焉居士聞之笑而言曰姑置是事請自其同者而言之予家江南我為吳產起於山中轉徙從市則其出處大畧固已相似矣而王侯之第歌舞之場娉子挽折脂澤汙漫不幸而與桃李同科則將如之何令華堂邃宇寂無人聲相視而笑以此終日是僕之與君非特出處

之同其遭時而得意葢又均也於是與居士定交而命管城子以為之記焉

實錄院種木

某紹興丁卯秋七月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後兩月會實錄院修撰罷去院且無官朝廷不以某不肖俾攝撿討官事越明日拜命於庭見其堂宇宏麗靜邃有嚴竊聳然異之及洞視内外雖髙明虚曠地無游塵而未有一草一木可以覽觀於几席之上者嘗有意於此

而未遑暇焉明年秋七月始於是白於諸司曰實錄院建於紹興十有三年於玆矣院與圖書之府興於同歲令道山蓬閣花竹陰翳著有行列足以備四時之觀繄此獨無奈何於是始買木於山中而植之乃璪十木於大廷之下曰冬青蓋列於兩榮之前者各以四植於其中者二面而視之猶有四焉而其數則十也植二木於堂之前曰木犀皆列於兩階之傍以當宰相燕休之閣也又植五木於堂之後其三曰梅其二曰桃而錯之以

需其相代而榮也總木之數凡十有七雖其高不踰尋丈儻資以雨露之濡藉以封植之力勿剪其柯而待以歲年殆見其蔚然而幾以興也曄然而華以芬也其嘗聞之古人曰一年之計種之以穀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嗟乎是木之興其在於十年乎令大丞相太師益國公以清淨去殺之心符聖主好生之德罷兵以來曾未數歲而天下歸仁焉則公之種德蓋已深矣黎民懷之亦已至矣夫以區區十有七木之微

固不足為公道而某所以敢為之記者將以使人即公視事燕息之所見其蒼然於廷者從而得公種德之意焉則此言雖小庶乎其可以喻大矣紹興十有八年閏八月二十有五日記

妙香寮

興國為郡治事有廳而便廳出其後相去稍遠又堂有祟時出變怪守之至者避弗敢居乃即便廳而居焉僕始至亦居之徐求燕息之地於其傍不可復得而便廳

之左入井堂有外廡五六楹闢為𨽻室儼如巨室成而盤旋其間意甚樂之江西之俗健而喜訟號為珥筆之民獨富水東連江池西控荆楚郡小而民甚醇往往囹圄晝閉析揚不施者歲卒以為常守老且病介而寡予無賔客外事唯閉閤凝坐時聞妙香聊以永日常誦杜少陵清心聞妙香之語因號其齋曰妙香寮也夫瑞獸三尺寶薰百和鬱為凝雲散為游絲此洞房曲室歌舞之場沈酣於富貴者之所得至於寒窓石鼎栢實松膏

與之爽塏於几席之閒則僕之意固有不止於香者矣昔韋應物之守蘇唯凝香齋閣哦詩自娛蘇令平江而郡當孔道為士大夫之林藪太守朝從獄訟暮燕賓僚雖有意於是未必常得吾邦甚陋而公廳如道院可以閒矣乃無韋郎凝香之句為有負於燕閒雖然鳳凰蛩蚓瓦釜黃鍾均為有聲何足深較哉余以辛未十二月之吉始從郡事越七日而圬治之功成又五日而記亦有成焉乃刻諸石

興國軍重修刻漏

凡郡必有城城必有譙門門必設鼓角漏三物所以壯軍容令昏曉使興居有節不失其時其爲制舊矣余始至郡每月影下累憩聞鼓紞紞然鳴於闉闍之間明日天且白雞三號則鼓又鳴率以此而候夜旦然夜漏不設常使守埤者占天星以候百刻風雨晦冥則笳鼓失節往往夜半奏角黎明而受初更者猶弗易也余慨然念之乃賦財於邑鳩工於野丐法於旁郡而一新之越

兩月而漏成始余命有司使治是漏客有聞而竊笑者謂吾邦雖無事而歲入不足備供億凡邦之祭祀賔客兵食廩稍與夫不時之需一有闕焉事急上聞則使咄嗟罷去顧暇䘏於斯乎余曰是非君所知也古者朝必辨色而後入禮也設庭燎而朝羣臣非禮也令郡國吉月必拜朔於廟又望而拜於廷是亦朝也一失其時則爲弗欽於君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禮經譏之他日子路以質明而始行事宴朝而退孔子以爲知禮令律

釋奠於文宣王月用仲春時以丑刻以七月用仲秋時以丑刻以一至於社稷䫻靁雨師則異於是反是則為失其時亦曰弗欽於神夫朝人臣之節也祀國之大事也斯而失焉國非國矣雖有粟我得而食諸然則余之為是漏豈可謂無意於其間哉噫時有遷徙事隨廢興前人為之安知後人不從而隳之也昔杜牧之嘗謂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獨宣池荆三郡皆大和間嗣曹王臯用處士王易簡之法為之宣於余為

鄉邦見其法尚存而敉之之文也令無易簡之法又無敉之之文而欲保其不墮於後人理豈有是哉謂百刻不取於口而取於數斯亦可傳矣安得復有如二人者乎紹興壬申四月十五日周某記

卷雪樓

漢氏失國三雄鼎峙未知鹿死誰手獨區區吳蜀偏據一方當魏武中原十億之師卒能崎嶇百戰以開立國之基蓋當時之忠臣義士為有力焉今昭毅武惠遺愛

靈顯王有大功於吳廟食於此垂數百年四方之人往來長江奔走祠下者歲以億計而王之威靈震耀烜赫無異舊時罔敢弗欽惟神亮節上貫白日下讋九泉故其英風義概凜然如生有不可掩者歟初曹公以步騎四十萬次濡須吳以兵七萬應之使王領百兵夜入操營軍大擾吳主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其後周瑜既破曹公操退保江陵使曹仁守之相望大江兵刃未接王屯夷陵方解曹仁之圍乃渡兵北岸克期大

戰仁遂退軍濡須仁之退王之謀為多王之大功昭若日月者考其終始之節大率皆以忠勇聞不復論載王之神祠舊在富池地勝而雄紹興中始鳩衆力以結飛樓後五年而樓成某適假守是邦守祠者來乞名余謂樓直江壖驚風怒濤洶湧百變飛流濺沫雷擁雲蒸不可名狀當用劉賔客語名以卷雪議者以卷雪語浮不足以標神功乃又名以奠桂取楚詞所謂奠桂酒兮椒漿之語也議者又謂楚俗好鬼凡淫詞邀福不在祀典

者咸與民享不足以顯神節乃又名以秋霜王以剛毅勇敢之氣克敵死難奮不顧身如秋霜烈日當以是名之三者卒無定議乃遣吏持決於神既往某私自念言神之於吳出大計鏖大敵固亦屢矣未嘗聞其有驕色令豈於人所尊事者自居殆用卷雪乎吏歸果然於是議始定嗚呼異時學士大夫富商巨賈與夫介冑之士下巴蜀而遡荆湘者風颿相望槌牛釃酒相與酬於樓下必有聲歌以侑王之飲乃擬作楚詞使人巫歌以祀

焉其詞曰維大江兮南紀亘萬古兮長流望丹楹兮如霞宅神宮兮顏羞凜英魂兮猶在遺賸福兮九州儼王冠兮鏘珮聳重屋兮雲霄酒欣欣兮既旨鼓坎坎兮吹簫神燕娛兮醉起望白雪兮江濤顧神馭之杳冥兮安知其不樂於斯樓緊廟食之無窮兮吾不知百世之與千秋

元次山祠

紹興辛未冬予將有江西之役故人舉酒酌我且曰子

過九江謁陶淵明元次山之祠爲吾謝焉我老矣不復拜公於堂下余至彭澤訪淵明之遺跡則敗屋數椽炊烟相屬散居如星父老皆曰此舊治也祠在新邑道遠不得去遂捨而西至瑞昌問次山之祠安在人皆莫知次山之爲誰亟呼老吏問之曰往有土偶席帽短衫薄鬚而黴者得非是乎兵亂邑費不供鞠爲酒壚今數年矣問公像安在曰附諸某神余往訪之則地坐神側飛埃雪積壚壞無烟熟視久之有流落羈栖之狀乃取杯

酒酹公而行已而遂抵永興欲為公作堂繪以祠焉議者以公當唐肅宗時避地瑞昌故人相與奉而祀之令遷於此無謂會龍眠之孫李侯西美宰是邑余語而屬以是事未數月政成民咸安之乃一新公祠既落成舉廟中像以歸識者賢之次山方少年時頗以氣自許慷慨論天下事言治道必極古帝王使行其言未必專尚虛名如房次律輩惜乎肅宗用之不盡其才代宗立丏居樊上聱齖漫浪依隱玩世浮沉酒中以詩自名晚路

得州有古循吏之風所全活不可勝數奈何卒不能究其所設施使為中興賢宰相雖一時才名充塞天地而文章辭采足以照耀今昔猶不得一椽自庇其身卮酒臠肉不丐餒魂豈造物者與之以此則不得於彼也李侯能知余之意不旋踵堂成使後人知古有漫郎亦賢矣哉

山堂花木

自山麓而登堂脩塗詰屈蜿蜒如臥蛇緣以竹藩高不

三尺植冬秋為夾徑相望於兩藩間木之高低巨細大
略不甚相遠至於疎密遠近之致則用秦漢古文中所
載王褒種樹法也近堂十餘株移於大寒中冰雪摧壓
蓋幾死而僅存餘雖種於春冬之交而根本一搖枝葉
隨變或森嚴猶如壯士或跛倚已若病夫或數葉翩翩
尚懸槁木或新芽萌動已綠柔條余日倚杖盼柯以冀
其繁他日清陰庇道風雨滿山庶幾不負予封殖之力
也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一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二　　宋　周紫芝　撰

上梁文五首

草廬

平生隨分本無鐘鼎之心晚歲安居粗有林泉之趣寖經羣盜流寓數年嗟老稚之飄零悼衡茆之煨燼浮家泛宅送日月於江湖賣劍買牛追雞豚於里社重營環堵漸復故巢靜寄老子與世寡緣謀生甚拙偶因同氣

為憫餘年結茅屋之數椽著褐裘之一老下臨無地高占層邱草樹冥濛烟雲變滅買田三頃常思水耨而火耕有宅一區且作山棲而谷汲薄種籬邊之菊更求江上之檻入則鼓琴以自娛出則抱甕而立灌稍資餬口便欲杜門聊從父老之游誓畢桑榆之暖爰諏剛日為

舉修梁

抛梁東家在陵陽最上峯夢到華胥春睡足起看紅日曉瞳矓

拋梁南笑倚閒窻寄薄酣謝朓樓空人似夢瞿硎山在翠如藍

拋梁西漲玉雙明落雨溪飽食高眠無一事離騷讀罷日還低

拋梁北北望神丹少顏色書生空復涕橫流欲正乾坤老無力

拋梁上合璧連珠闖天象白頭重見太平年常與羣生拱南嚮

拋梁下雞犬相聞幾茅舍今年米賤似開元多釀春酤醉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樽有濁醪瓶多儲粟眼前稚子常聞絃誦之聲門外交朋頗篤金蘭之好飽維仁義醉在簡編雖未能反照以回光亦足以隱居而求志兵戈偃息復見漢官之威儀閭里歌呼同聽葛天之音樂

萬波亭 亭在福聖寺

孤壘瀕江水環雉堞寶坊擇勝亭占鼇頭山翠潤以撲

衣水光瑩而入坐號為貝闕不減瀛洲宜華屋之文輝截長空而永秀天邊雲黒喜白雨之跳珠湖上風來看驚濤之卷雪勢如立海聲若懸河雖萬波之隨一波遂連天漢向小水之入大水終返歸墟知本性之元虛顧人心之自動澄瀾一現萬象俱空鷗鷺不驚鬚眉可燭桃花水暖何煩紅袖之泣魚蓮葉舟輕不礙緑蓑之垂釣天水為之同色風月斬然一新偶作數椽遂成偉觀方袍禪客時來洗鉢赴堂白髮使君不免借場作劇共

拄西山之笏仍攜北海之樽齋罷門關誰管波生四面醉中船重從教雨濕紅裙道俗俱是隨緣彼此自有樂地爰因暇日為舉修梁

抛梁東身在諸天寶梵宫遥想扶桑催曉色日輪飛上九枝紅

抛梁南水倒山光碧在潭卷地薰風忽吹起白波翻動一池藍

抛梁西柳外春風水拍隄斜日掛帆來送客緑波青草

兩淒迷
拋梁北無極之中有太極寄言河伯不須誇海若令君有慙色
拋梁上坐看秋蟾繞青嶂我欲邀梁不肯來夜半孤光水中漾
拋梁下風黑波翻天欲夜須臾人靜水無魚却閑孤蓬作茅舍
右伏願上梁之後叢林有供衲子如雲道院長閒嘉賓

滿坐共看銀河千尺之浪同是曹谿一滴之甘船子和尚載月便歸流水長者於魚得計隨波逐浪各求離於愛河反照回光當內觀於止水

九江新居

蓬壺三島無路能通湓浦一江攜家可老望廬山之面目接富水之郊圻謾葢三重之茅聊作一區之宅陵陽老子泛然無定老矣何為似屋角之拙鳩無枝棲宿隨沙頭之乘雁任意去留念人生初無幾何況吾年今

已如此煩君𪓟策占我兔裘得瀌谿先生之故基訪香山居士之遺跡點布之英雄何在梁公之忠義猶傳澆酒醇江哦詩弔古雖乘興有時而出亦倦游無事而歸玉軸臨窓鄴侯之書可校窪樽近席漫郎之客宜招巳結雲菴猶懷舊國昔困焚巢之旅令作在家之僧未盡百年尚可遍遊於岩壑順流五日何妨歸拜於松楸不謂天心偶如人意當生生世世永無萍梗流轉之憂令子子孫孫常享國家平治之福乃因今日爰舉修梁

抛梁東山氣初分曉色中我亦春來常早起看花迎日弄新紅

抛梁南門外疎篁捲翠嵐莫遣兒童來報客老夫一枕睡方酣

抛梁西落日銜山穩杖藜試問草堂尋去路夕陽斜處是濂谿

抛梁北萬里長江紀南國使君肯借庾公樓飽看兩淮山一色

抛梁上盧阜山頭聊北望醉來幾度落烏紗目送飛鴻閱千嶂

抛梁下樂歲中田有廬舍裏鹽聊伴趁虛人相逐官倉納禾稼

右伏願上梁之後粟如水火奴亦詩書鄰甕酒香知君家之可去短檠燈暗喜吾句之又成孔方凡不至絶交管城子時求入室洛鳧飛鷺同為笠澤之游稚子老妻共作鹿門之隱

二妙堂

西來千里本是隨緣南畔一峯偶然入意爰因絶頂旋結新亭收翠阜於几席之間挹銀濤於烟雲之外陵陽老子靜無他好老見真情自從童稚以來便有山林之趣臨江卜宅以遂安居背郛成堂更求勝地大禹道九江而東下匡君依五老以飛昇白練横江青巒削玉夢回枕上卧聽波聲酧後杯中時浮山影地兼二妙世有幾人豈力所能實天是與既占星而作室乃蠲日以架

梁

抛梁東東望麻姑香靄中遼海千年却歸去誰知去鶴是衰翁

抛梁南南斗傍邊是翠嵐可怪暮鴉飛不到直穿雲漢上相參

抛梁西不見清漣落日低却憶風流泉似玉使君幾度醉如泥

抛梁北雨暗波飜暮江黑須臾風定月如錢月共江光

去無極
拋梁上目送飛鴻依藤杖望雲歸去宿空岩看雪飛來沒青嶂
拋梁下草色青青春可藉趁花未落酒須攜莫待濃陰滿桑柘
伏願上梁之後國永休兵家常有酒騎款段馬渡水穿雲著接䍦巾栽花種竹年年强健事事清幽但能粗了平生不可更求分外耄而學佛僅同臨老出家窮且哦

詩豈忍因咽廢食

負暄亭

身遊月窟夜色偏寒背負茅簷朝陽甚暖竹坡老子抱山一曲借日三竿踞坐蒲團欠伸自在醉凭棐几魂夢悠揚念湯婆子終是少情況麴先生有時不至須回暖律盡入寒鄉青春誰道難留冬日方知可愛解衣捫亂暖趁風來剔甲搔頭句從天落姑尋暘谷且寄慘椽抛梁東碧瓦霜花曉未融喚起先生來打坐笑看紅日

上簾櫳

抛梁南卯酒初醒只卜酣漏下不知天正午尚留紅日在茆庵

抛梁西暮靄還催落日低拈得斷霞明老眼讀書窓在夕陽溪

抛梁北暮色蒼蒼留不得道人閉户暖丹田嚥日餐霞養殘雪

抛梁上暖日烘烘薫蕙帳手彈流水送飛鴻目斷闗山

更東望

抛梁下分得山坳一田舍狐裘温暖不知寒化日舒長元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泉日騰光妖氛掃跡山無凍雪和氣自生桃有冬花春風常在詠柳子厚青松之膏沐照崔侍讀苜蓿之闌干獸炭不然鷫衣自暖平生誰解炙平晚歲猶免焦頭林下身閒敢以附炎而取誚天邊地濶唯知望日之難忘

青詞六首

為太守禳火設醮

民罹凶死至於疾痛以呼天吏莫撫循唯在祈禳而集福敢傾微懇上格高真伏念臣某祇服國恩偶當郡守逮兹大罰皆自已愆始由一爝之遺馴致燎原之禍烟埃變滅千里為之皆空積累而成百年有所不足驚魂未集烈焰猶温登埤無及於救災莫玉尚期於請命式陳淨醮虔按真科冀下憫於冥頑用潛消於災沴循五

星之軌度伏見以時清四海之風塵憂虞永殄

為人母病祈禱設醮

孝子之事親莫不欲壽皇天之鑒物所饗惟誠不資覆燾之恩孰報劬勞之德伏念臣某項緣偏侍兩困沉疴實罹戾之所貽輒虔恭而有請願損微躬之數以祈壽母之年仰冀真慈俯從畀懇使螻蟻之誠得以自効在犬馬之齒亦何足云知鴻造之無私雖庶言而亦聽歲華荏苒尚躬藥石之勞憂悸危惶敢避禱祠之瀆儻終調

護賜以清安庶永侍於豈堂誓投誠於瓊館私心甚切
天聽必從

為人保安設醮

奸雄跋扈方正常刑神聖照臨力垂陰相不假寸兵之
利坐收堅壁之師凱奏既敷民居攸奠伏念臣某猥分
徼祿久殿危邦當風聲鶴唳之餘處蟻聚蜂屯之地懷
奸莫測虞禍益深匪託庇於神靈孰保安於黎庶不勞
折箠安用交綏兇焰光沉攙搶夜落渠魁膽喪蛇豕成

擒市不改肆而人安兵無遺鏃而戰勝豈獨人情捨逆而取順益知天道福善而禍淫用罄丹誠敢陳淨供强藩悍將願無葅醢之凶異域遐方庶遂農桑之業

興國祈雨設醮

旱暵為災天無定數吁嗟求雨古有常儀勢甚兢危辭當迫切敢陳懇悃仰冒誅夷伏念臣某寅奉制言畀司郡寄惟玆小國僻在大江千里之田民尚耕於荆棘一年之賦吏已督於課租少值凶荒必皆流冗顧人情之

可憫在吏責以何辭況穀粟之將成僅資一雨則風雲之易感豈待崇朝人欲可從天心必格如臣冗散亦冀矜憐上帝降康力救蘊隆之苦斯民安堵敢忘覆護之恩

禳火設醮

曲突徙薪後於防患崑岡焚玉幾至為災荷上穹垂祐之恩脫萬室俱焚之禍載憑羽衆仰叩璇霄伏念臣具素稟下愚久逃餘釁偶紆郡紱職本在於撫綏馴致庖

烟遂稍成於驚悸顧居家之不理使斯民其謂何展轉回思周章失措唯有投誠而請罪庶能反戾以成休願俯廓洪私消攘宿譴畢方收焰豈但一家竊飽食之歡黔首安居庶幾千里無燎原之恐

九江新居設醮

定方中而營室眷築有時鵲避歲以成巢陰陽多忌比緣興於土木恐有犯於方隅退省愆尤用伸懇禱伏念臣某負乘而致寇基薄而厚墉悼艱蹇之百為幾飄零

於半世老稚八九口未有寸田風雨三十年徒思片瓦念無家而寄老雖竊食以何為有宅一區偶如人意去鄉千里皆藉神休豈可復玷於冠裳但冀少安於蓬蓽敢睎洪造盡滌微疵子子孫孫願不失於常産夫夫婦婦更永享於遐年姑欲延雞肋之軀不敢效豚蹄之祝

致語六首

天申聖節樂語

四海望雲仰欝葱之佳氣萬邦執玉賀震夙之嚴辰普

均湛露之恩大賜需雲之燕凡曰有生之類咸傾向日之心溢霈澤以旁流格歡聲而四起恭惟皇帝陛下乾剛行健離照繼明車書度文軌之同禮樂盡制作之意九莖芝秀齋房奏玉磬之歌十載桃生瑤海降寶幡之仗始即未央而置酒復從長樂以聞鐘皆聖孝之感通想宸心之懽洽殊庭奏樂獸遂舞於九韶靈嶽効祥山亦呼於萬歳但某等叨居樂部上感聖恩遥望闕庭敢獻口號曰建章宮殿擁祥烟遥望需雲錫御筵上帝自

應知舜孝萬方宜共祝堯年蒼龍闕轉曈曨日瑞獸香聞咫尺天湛露恩深何以報願將虎拜答周宣

周朝議燕新第

二戟排門昔榮崔氏一區有宅令笑揚雄煥丹雘之高明揖江山之平遠雅有方池孤嶼何慙燠館涼臺自喜漫郎得浯水蒼茫之樂人言摩詰游輞川圖畫之中家有清樽門多賀客登三堂而共賦慶駟馬之容陳恭惟某官德比珪璋文摛錦繡少年射策遍歷清華晚歲懸

車亟從閒適遂倒冠而落佩乃尋壑以經邱久樂燕居

重新甲第既連甍而接棟亦跨谷以淩霄宜金珠履之

嘉賔共醉羽觴之清夜春風庭下秀幾葉之芝蘭明月

杯中介千齡之壽考但某等儉司末技胡部賤工上越

尊顔敢陳口號曰風光渾占一溪中青谷新開甲第雄

凉榭切雲先得月朱樓淩水欲横空連甍萬瓦琉璃碧

照坐千鍾琥珀紅要看仍雲乘駟馬使君眉壽似喬松

上元燕賔客

嶰竹初回既迎青帝仙燈焰煖爰㷰黄堂眷惟賢牧之出游要慰斯民之願治乃陳觴豆爰奏笙簧繡户千家喜春風之吹酒銀釭萬點隔秋水以明波頃渠蒡綠之纖娥扶起謫仙之醉玉歡聲四振叶氣横流樽酒滿而賓客多雅稱使君之行樂鐵劒利而倡優拙自然豐歲之成歡不醉無歸與民同樂恭惟來從紫府暫擁朱輪為言樂事之難并復恐彩雲之易散且同燕笑豈無後乘之鄒枚弟恐名遝難借禁中之頗牧行秉金蓮而賜

燭好飛玉斝以流杯不孤樂國之良辰永作江南之盛事詞曰使君才氣本無雙暫擁州麾殿大邦千騎出城閑畫角萬燈銜壁看銀釭夜天星滿光浮漢秋水花紅錦照江莫向華堂辭一醉君正懷舊憶奇龎

燕太守汪内相

聖主憂民暫分頗牧遠方願治思見龔黄乃親擇於侍臣俾分臨於近甸兒童舊識不妨騎竹以來迎父老何知便欲遮道而願借將出游於阡陌聊求助於江山已

知雨意隨車行看花邊立馬恭惟名摽紫府身侍金鑾
亟成載筆之書久步花磚之日自違清禁屢剌名城更
為斯民輟五州紈袴之手要看來歳玩一方牛犢之春
固嘗衣繡以還鄉即見追鋒而給傳願布寛和之政咸
均雨露之恩詞曰誰持尺一下明光新易泉南舊印章禁
殿何時岀頗收人間又喜見龔黄攀轅父老今猶在騎
竹兒童喜欲狂只恐政成歸更速便紆華衮望清光

燕呉奉使

畫紱臨軒初銜使旨班輪入國將覲朝廷載馳咫尺之書歸望穆清之表宜百壺之開燕均六轡以休勞恭惟閥閱名流縉紳雅望贊謀二府名振一時問俗三川風行萬里既繡衣而持節遂縞帶以交歡令者判府內翰始乘漢傳之追鋒來擁東方之千騎誓安遠俗喜見王人叢玉歌喧幸驪駒之未唱碧腴香滿嘉仙醴之方濃願少緩於登車庶盡歡於投轄詞曰清詔名高下紫宸異方初喜見王人二年輦轂辭家遠萬里岷峨入眼新使

者登車爭攬轡君王問俗頗憂民翰林勸酒非無意知向明光作侍臣

二妙堂落成家集

華胥開國時節太平居士搆堂山川明煥老人既欲投鞅稚子從而擊鮮會隣里以俱歡集笙簧而並奏恭惟居士解符江壘拜祿琳宫二妙堂成兼收勝景六如意悟了見自心孺人法喜夫妻永同香火諸郎淵明子弟可共籃輿揚夫人壽母均慈慶門積善庭列芝蘭之秀

家羞蘋藻之儀乃共集於華筵遂同增於抃舞詞曰居士

歸來已白頭數椽聊喜枕江流百年夢幻何時了二妙

江山一日收鼓吹自從詩裏得光陰都在醉中休蟹螯

霜後偏宜酒蘇幕歌成可共謳時自製蘇幕遮詞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二